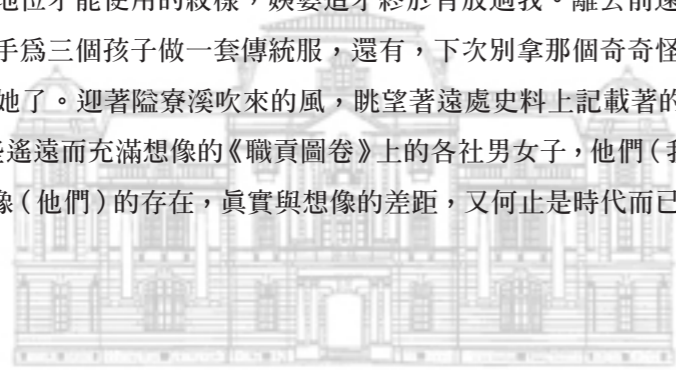


別再拿那種「假裝排灣族」的圖畫來問我

那麼，《職貢圖卷》上的山豬毛社女子畫像，彼時也正服著喪期嗎？如若只是通事口述、宮廷畫師想像而繪製，卻完全不知當事人物的悲痛，留下的這幅畫，豈不更讓人心蕩。我再度翻出那張照片和姨婆討論，她頗不以爲然地撇了撇嘴，「看起來就沒有地方像我們啊，而且衣服上面全都沒有刺繡呢！」那一直是姨婆驕傲的工藝技能，居然沒有出現在這幅畫像上，這讓姨婆完全無法接受文獻上的紀錄。我指了指女子身著的裙子，「至少上面還有一朵一朵的小花呢？」她更不屑了，「我們排灣族的刺繡沒有花，你看清楚。」姨婆撐起手中的喪服，黑布上只有紅、黃、綠三色規整的排列圖形，的確沒有小花小草的影子。

將珍藏的喪服帽收起之後，姨婆拉著我的手慎重的說著，「你自己也有兒女，依照老人家說的，在他們出生後，母親就應該要爲孩子準備傳統服，刺繡要依照身分和家族的規定不能亂來，喪服帽我就不教你了，現在穿的人也不多了，但是像披肩是很基本的，你總要親自爲他們做一套吧！」語畢，她拿出了厚厚一疊圖紙，上面是各式各樣圖騰的樣稿，就連配色和比例都標記得清清楚楚，那是從她第一次拿起針線就保存下來的傳統圖案，從少婦繡到快要做祖母了，她的孩子所有族服從刺繡到裁剪全都親自製作，這樣值得驕傲的手藝，部落的確也剩不了幾個人了。

我自知視力與手藝遠遠不如姨婆，挑挑揀揀一番之後，只敢選簡單基本的圖案，又確認符合家族的身分地位才能使用的紋樣，姨婆這才終於肯放過我。離去前還不斷地耳提面命，一定要親手爲三個孩子做一套傳統服，還有，下次別拿那個奇奇怪怪、假裝排灣族的圖畫來問她了。迎著隘寮溪吹來的風，眺望著遠處史料上記載著的「山豬毛事件」發生地，那些遙遠而充滿想像的《職貢圖卷》上的各社男女子，他們（我們）是真實的存在，而非想像（他們）的存在，真實與想像的差距，又何止是時代而已呢！



關於 利格拉樂·阿媽



利格拉樂·阿媽，排灣族人，漢名高振蕙，1969 年出生，擅長散文，曾任靜宜、亞洲、真理大學等校駐校作家。著有《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》、《紅嘴巴的 vuvu》、《故事地圖》、《穆莉淡部落手札》、《1997 臺灣原住民手曆》、《祖靈遺忘的孩子》等書。

三番記

從(看不見的)「卑南覓」說起

- | 「番」的逆寫——
當代原住民族
vs 帝國文獻
- | The Write Back
of “Fandz”

San-Fan-Ji: From the (Invisible) “Puyuma”

文：馬翊航

圖：馬翊航、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地圖，顯現一種觀看的權力，包括製圖的方式、方位的詮釋、符號的選擇，在在反映出觀看者或製圖者潛藏的思維。駐足在清帝國雍正年間的《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卷》前，來自卑南 Kasavakan（建和）部落的馬翊航，在很「後」的方位上，看到了以淡雅柔和的色彩所勾勒出的後山家鄉「卑南覓」。



清 雍正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卷局部——山後卑南覓社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）。

後山淡影

我手邊有一本《臺東縣臺東市 Kasavakan (建和) 部落 106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成果報告書》的影印本。封面在長長標題之下，有一張 Google Earth 的衛星圖層，劃設出 Kasavakan 的歷史勢力範圍區域。報告書原是全彩輸出，我手邊是在地影印店複印裝訂的副本：淡藍色彩紋紙膠裝，節省成本改用黑白影印。結果是圖面上幾個族語拼音地名糊去了，母音邊緣滲透至地形交接處。淡藍封面，使人產生幾種連結相應的感觸：論文那樣「有時限」之物、資訊彙整後的「報告」、與某種「部門」的交涉等等。油墨氣味，空調與器械彈送紙張，交混出來的氛圍，讓本應有實感的位置、領域、路途，敷上一層薄膜。

那張大地圖擺在厚重玻璃櫃裡，橫倒的長島難以一眼盡收。左方是臺灣北（金包里社、獅毯嶼），右方是臺灣南（沙馬磯頭、瑯嶠社寮），由下至上是臺灣海峽、臺灣西半部各聚落、珊瑚礁灰的劍型山脈，再遠的山頭是漸層的藍，像一直沒有全亮的清晨。這類地圖有其語彙規則：遠景為上，近景為下，外境為上，內境為下。地理學者夏黎明說：「此一繪法正可利用高大的立體山形符號，將『人跡未至』的臺灣東側屏除於讀圖者的視覺之外。」我與其他接受導覽的同伴慢慢走，細細看，這可能是哪裡，那可能又是哪裡，圖像密度隨著繪製者資訊量，有疏散與壓縮的變化。帝國的音樂。而在幾叢松的形象後方，我看到一行小字：山後卑南覓社。

地圖繪製的時間，距今大約三百年。現代意義的「建和部落 / Kasavakan」在這張圖中，理論上也是難以見到的。根據 Kasavakan 口述遷移史的定位，相近的時間區段，祖先可能仍生活在 Kadekalan（意為「真正的部落」）。部落的一個哥哥，曾經開車載我「巡迴」傳統生活領域的幾個點：可以取到好水之地、長有腺果藤之地、地形如砧板之地、磨刀之地。（淡淡的帝國藍，尚未覆蓋到的地方。建和卑南語裡，rema'at 有生、嫩的意思，在族語表達顏色的詞彙裡，指的是青、綠——可能也夾帶著部分藍色的功能。）結束傳統領域的點狀巡視，返回部落時候，哥哥在臺九線上，指著 Kasavakan 西南方的一處山坡說：以前祖先住的 Kadekalan，其實看得到喔。一大片深厚的綠樹中，像被一支水筆刷過，出現一塊葉狀的淺色區域。可能是竹林，或其他年輕的樹種。

我在那張大地圖前方想起了這件事，想起當時我其實是從山後的淡藍之地回看。那山脈的邊緣，於是有著細細的幾種揮發。

裏肖像

18 世紀中期，清朝的畫師，畫下了 13 對番人番婦。從鳳山縣放線等社熟番及番婦，到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及番婦。有套件，模組。盤髮，珠串，葫蘆，瓜果，細緻的披風皺摺。慢慢出現弓箭，獵犬，鼻蕭。散髮，戟叉，藤簍，獸皮。面部不那麼平滑了，站姿不那麼平穩了，鈍器變得尖銳。畫師收到的指示是，應該趁公務往來的機會去觀察，不要去驚動這些番人，「不得特派專員，稍有聲張，以致或生疑畏。」側面地，秘密地，潤飾地，參考地，繪而又重繪。篩子篩去陌生林木，嬰兒哭聲，果核，火與煙。修圖濾鏡那樣，留下一些可接受的順服與警戒。



- 1 傳統生活領域：Tevtevan，地形平坦如砧板之地。
- 2 自高處俯瞰 Kasavakan 部落傳統領域東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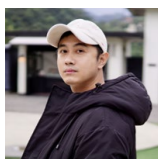
清 謝遂《職貢圖卷》(局部)中的部分臺灣原住民族樣貌(國立故宮博物院藏)。

你將 21 世紀的畫家，社群媒體上的貼文加入收藏。一張畫名為〈哀愁的泰雅族姑娘〉，另一張是〈端著釋迦的原住民少女〉。水墨畫技法，少女沉靜低眉，拉長的雙眼，雙手交疊斜斜托著腮。即使不論畫好畫壞，或「哀愁」、「姑娘」、「端釋迦」之下隱藏的什麼，服飾就是錯的。且畫家哀痛發聲，他被網路四方原住民糾正、叫囂、無理抗議，如被迫害的聖徒。他主張，藝術是自由的！我何嘗有歧視的意味，若你們感覺不安，不外乎是看到鬼——你在「看到鬼」這三個字上反覆兜圈。

〈裨海紀遊〉裡的野番是這樣：「番有土番，野番之別：野番在深山中，疊嶂如屏，連峰插漢，深林密箐，仰不見天，棘刺籐蘿，舉足觸礙，蓋自洪荒以來，斧斤所未入，野番生其中，巢居穴處，血飲毛茹者，種類實繁，其升高涉巔越箐度莽之捷，可以追驚猿，逐駭獸，平地諸番恆畏之，無敢入其境者。」「番」原本指獸掌，獸跡。建和卑南語裡的 inlrangan，在談論文化、生活時，指的是個人經歷，但其實就是走過的路。族語教材的例句是：ini na dalan mu, mau tu inlrangan na vavuy——這條路，是山豬走過的。畫家說他要畫出純樸，端莊，純真的氣息。高更也畫大溪地女子、乳房與果實不是嗎？(高更？你確定要提到高更？)你本來想留言說些什麼，但還是算了。

漢語的「番」，也有回、次數的意思。三番兩次。這個成語此刻在你心中翻攪起來，帶點惡趣味。番是一種足跡。畢竟幽靈鬼魂使人驚異不安，也是三番兩次的。

關於 馬翊航



馬翊航，臺東卑南族人，池上成長，父親來自 Kasavakan 建和部落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，曾任《幼獅文藝》主編。著有個人詩集《細軟》、散文集《山地話／珊蒂化》，合著有《終戰那一天：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》、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臺灣文學故事》等。

且錄其音

在夏祭 Kemaderunan 的時候，他聽到一個叫做俺案的地名。

他將俺案以現代的書寫符號，調整成 'An'an

「'」是喉塞音，是 Kasavakan 卑南語中最難發的一個音。

在沒有 'An'an 這組符號之前，那裡就叫 'An'an 了。

他繼續想像這組聲音。傳統地名訪談資料裡，如此形容此地：

'An'an 是一種植物的名稱。

'An'an 的土地最肥沃，那裡的土即使向下挖兩層樓還是土。

在 'An'an 採收玉米時，會有烏鴉來啄食。

將辣椒與水放在桶中，烏鴉飲水時辣椒刺激眼睛，烏鴉就飛走了。

他耳裡存放幾組漢語的文獻，如錄音流過：

「其語多作都盧囁轆聲，呼酒曰『打刺酥』，呼煙曰『篤木固』，略與相似。」

「呵搭喃其礁(同伴在此)，加朱馬池喇唎麻如(及時播種)。包烏投烏達(要求降雨)，符加量其斗逸(保佑好年冬)。知葉搭著礁斗逸(到冬熟後)，投滿生唎唎僉藍(都須備祭品)，被離離帶明音免單(到田間謝田神)。」

篤木固，是 tamaku。這個烏達，近於我們的 u'dalr 嗎？

他繼續復原 'An'an。水泥砌築的大溝塌陷。環頸雉扇破空氣，穿過構樹叢。蒜頭與甘蔗暴長。

(關於 'An'an，另一個部落的說法是，過去農產收穫多集中於此。常有族人與他族人進行買賣，語言不通，產生啊、啊、啊的卡頓。'An'an 指的是口吃，表達困難。)

沖積扇上是活的說話。